



74
6270
11





門 74  
號 6270  
卷 11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管子

水去五味均平蔽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管子

管夷吾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  
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  
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  
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  
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本書行  
作興

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

澗作澗

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



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

人作之

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

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



正作止

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  
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  
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  
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  
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  
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  
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  
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  
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安下有  
難字

下賤侵  
節作上  
下凌節

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  
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  
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  
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  
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  
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  
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作  
立政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日德不當其位二日功不當



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為禍深矣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

位作德

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



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

然則得入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間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囷圀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無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



舊無其  
庶人至  
聽從三  
十七字  
補之

廩虛而囷圀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詔  
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  
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  
上彌殘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上下  
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  
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  
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

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  
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  
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  
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  
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  
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  
移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  
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鬪士食於功，賢者食於  
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



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暮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



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

至作用

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

義作儀



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徑作經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隣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及于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



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為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司上有  
大字

大下有  
司字

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



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闕作門  
勞作營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戒

管子地員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疆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疆作族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已知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



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慎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  
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  
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  
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  
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  
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  
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  
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

召作憎

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  
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  
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  
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  
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揚門之扇以  
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



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下必作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

必作常

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



必行下  
舊無上  
令至必  
止十二  
字補之

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  
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  
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  
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  
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  
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  
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  
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  
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  
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

舊無解  
字加之



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

道民之  
民作之

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菴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菴民如仇讎則民疏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



人下有之

事者常爲身寶，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



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  
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  
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  
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  
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  
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  
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  
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  
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  
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  
爲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  
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  
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



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疆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國舊作  
圖改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



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舊無行發之行字補之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為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

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治不肖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眾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

管子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賞罰作  
其當宜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  
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  
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  
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  
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  
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  
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  
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  
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  
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  
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  
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  
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  
貴衆彊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  
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



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

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



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  
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  
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  
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  
敗不可飾也

輕重

即作曰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  
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即諾期於秦舟之野朝  
軍士桓公即壇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

舊無下  
千人之  
長四字  
補之下  
千人上  
疑脫曰  
字

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  
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  
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  
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  
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  
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  
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  
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



曷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下君作  
上

無一字

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

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糞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



公下舊無能字

補之

不上有

曰字

置子作

置大

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莫之從

而職計策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



三字下  
筴同無  
令之之  
之

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

親作勸

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

國作君

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眾，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丁公下  
有太公  
二字

景公出遊，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鈹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



乘作御

北作面

在疑去

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諫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長廩之役



頓作頃

道作邊  
修作循

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修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庠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



驩作安

仁人作  
仁君

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

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經，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滄漉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隴。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



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妬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耶、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耶、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

也、遂罷爲隴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當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



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即進否即退不與君行邪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對曰行

無獄作同欲恐作恐

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甚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善無禍字補之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

靜作潔

蔽作葬

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



洽作給

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洽矣。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

無經紀，好辨以為智，刻民以為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



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

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



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  
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  
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  
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  
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  
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  
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  
責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  
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  
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  
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  
耶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  
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  
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



語作諺

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  
 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  
 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  
 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  
 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  
 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  
 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

上而下  
有糧食  
二字

禮疑記

浦作澤  
下同

以于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  
 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  
 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毋偏川浦。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  
 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  
 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偏川  
 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  
 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  
 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

荐至作  
薦罪



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暉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暉侍，田野不修，民萌不安，則甯戚、暉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暉侍，居處逸怠，左右懾畏，則東郭牙、暉侍。

譽作過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暉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



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竄，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竄，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



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

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惰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下兵作  
叛者二  
字無大  
臣得微  
有不  
乎一句  
夫子作  
將軍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為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景公探雀鷩鷩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鷩鷩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鷩鷩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

下君下  
有仁愛  
二字



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子之遷位新作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

舊無所字補之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十字

春至也作秋風一至根且後矣

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芟密其枝葉春氣至傾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



舊無之  
嗣二字  
補之

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

佼作任  
路輿作  
輅車下



同

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卽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爲遲下車

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絃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絃章對曰此諸



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

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

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戰道不

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興師為違時，飢疲不行，所

以愛己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

愛彼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甚暑，吏

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故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

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

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

本書已  
或作民



舊無是以明其信也六字補之散作教

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諸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己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治作至

伯作百官二字國作人棄作毀

常圯德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豕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



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

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

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

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

善在己也。

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

上苟以不善

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

興兵深入

長驅據其都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

全軍為上。

不登作亡等



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其次伐交將

合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下攻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

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

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

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

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

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



全作令

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  
 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  
 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  
 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  
 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己勝乃不殆知  
 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

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

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

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

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

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相守數

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

師下有  
 舉字不  
 耕作耕  
 稼



不可以  
行事度  
也作不  
可以度  
數推

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禱祀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不可驗於  
以求也類求也  
度不可以行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老子 鵬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

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生而不有元氣生萬

物而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不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

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

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

也思慮深不造作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

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

然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

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

五音則和氣去心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

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

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也

太上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

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

質朴淳也



之設刑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

信不足

焉有不信焉

君信不足於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

詐絕巧也

棄利

塞貪路也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無邪私也

以為

文不足

文不足以教民也

見素抱樸

見素守真抱其質朴

少私寡

欲

曲則全

曲己從眾不自專則全也

枉則直窪則盈

地窪下水流之人謙

弊則新

天下受弊薄後己先人歸之敬之久久自新

少則得

自受少則

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

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

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不自見

故明

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

不自是故彰

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

不自伐

故有功

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

不自矜

故長

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

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不能言疾不能長暴

孰為此者天地也

孰誰也

天地尚不能久而

況於人乎

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況人欲為暴卒者乎

從事於道

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

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



也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

無功即所為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

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

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

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地法天

施而不求報生長天法道清靜不言道法自然萬物無所收取萬物自成

道性自然無所法也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失神靜為躁君人君不

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而以身

輕於天下疾時王奢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

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故無棄

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以救萬物之殘傷

也故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不善

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

其師三舊無貴

其師三舊無貴



字補之

迷是謂要妙

能通此意是謂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

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

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

人能謙下如深溪則

黑為天下式

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

闇昧無所見如是則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人能

可為天下法式也

於己不復差忒也

於己不復差忒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將欲取天下

下欲為天

而為之

字  
下有入  
本書流

不得已

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

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

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

為者

敗之

以有為治之則

執者失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

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

以道佐人主

不以兵強於天下

順天任德敵

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

農事廢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以取強焉

善者果而已

果而勿矜

當果敢謙卑

以取強焉

取強大之名

果而勿矜

勿自矜大

也作之

註無不  
敢之敢

書書台原

卷之三十四

五



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果而勿驕驕欺勿以果

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

兵者不祥之器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自守也恬憺爲上不貪土地勝

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勝者

是爲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左生凶事上右陰道偏將軍處左偏

軍卑而居陽者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

言以喪禮處之喪禮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

陽作左

德薄不能以道化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

人而害無辜之民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

聲內視無形勝人者有力過以威力也自勝者

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知足者富人能

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死而不忘者壽

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道常無爲而無

不爲道以無爲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

而能作

無之爲  
二字



若能

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

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下德

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

不失德

德也謂號謚之君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以其有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而無以為

言無以名號為也

下德為之

言為教令而無所改也

而有以為

言以為已取名號也

前識者道之華

前識也此失道之實得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道之華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而愚之始也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是以大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道之華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而愚之始也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是以大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道之華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而愚之始也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是以大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道之華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而愚之始也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德經 卷之三十四

德經 卷之三十四

丈夫處其厚 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 不處其薄 不處身違道

為世煩亂也 處其實 信也 不處其華 言也

昔之得一者 昔往也 天得一以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

言天得一故能安垂象清明 神得一以靈 言神得一故能

變化 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故能 萬物得一以

無形 生 言萬物皆須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言侯王

能為天下 天無以清 將恐裂 言天當有陰陽晝

平正也 地無以寧 將恐發 言地當有高明

無已時 將恐分 地無以寧 言地當有高明

裂不為天也 神無以靈 將恐歇 言神當有

但欲安靜無已時 神無以靈 將恐歇 言神當有

將恐發泄不為地 神無以靈 將恐歇 言神當有

將恐發泄不為地 神無以靈 將恐歇 言神當有



註靈作  
盈滿二  
字

其作非  
本下有  
邪字

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

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

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侯王無以貴高萬

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王無以貴高故

將恐蹙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故

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

也屋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是以侯王自稱

孤寡不穀如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此其以賤

為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

引作行之名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

者處謙法空虛和柔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

得作致必還或益之而損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所以教

去弱為強去柔為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強

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為天所絕吾

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

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

間通神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即無為之益法道

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

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

式作戒

引作行

得作致

柔為剛也



有及道無為之治無為之治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

**知足不辱**欲不足之人絕利去知止不殆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可以長久則福祿在己

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則福祿在己

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冲**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冲者貴不敢驕

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謂大直

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大巧若拙**大巧謂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疑也如清

**靜以為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

以治農田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

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

**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且貪**故知**

**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



所以見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

天下矣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利害皆由於己也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

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不為而

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取天下常以

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以百姓心為心

百姓心之所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不善者

吾亦善之百姓為不善聖信者吾信之百姓為

信之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信聖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

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是謂玄德道之所

玄闇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

正平朝甚除高臺榭田甚蕪農事廢倉甚虛五穀

無高字

正宮室脩田甚蕪不耕治倉甚虛傷害



國無服文采好飾偽帶利劍尚剛強厭飲食財武且奢

貨有餘多嗜欲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

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非道也哉是此非道也人君所行如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脩之於身是此非道也

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脩之於家其德乃為真人

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脩之於鄉夫信妻貞其德如是

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脩之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

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脩之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

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

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

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

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

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我無為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

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我好靜而民自正民自化成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我無欲忠民皆自

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

醇醇富厚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其民缺

缺民不聊生故缺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福因

禍而能悔過責己脩禍伏匿於福兮禍之所伏禍中人得

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而為驕恣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

則福去禍來知其窮極時也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

則精去也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

見其精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精神非無

入正不能傷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鬼非

自然之民也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

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道者萬物善人之寶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善人之寶也

善人以道為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

猶知自不故為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

悔卑下無所事無事除煩味無味深思遠慮報

怨以德脩道行善絕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

成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

也欲為大事必作於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處謙故能成其大天下共夫輕諾必寡信不



言多易必多難不慎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

猶進退重難之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兆易謀情欲未

形兆時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

微易散其未彰著微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

之時塞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

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為者敗之有為於

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

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

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

不賤石而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

貴玉也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

人學復眾人之所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

以輔萬物之自然輔萬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

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非以明民非以



民明知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偽也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

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

作威福為國之賊直上下相親故為國之福也民守正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眾流

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上也必以言下

之法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

仰不以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為重也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

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

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執謙退不為唱始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儉故能廣身

節儉故民日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謂

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舍儉

且廣但舍其儉約舍後且先但舍其後己死矣如此

動入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

敵以守衛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吾

則堅固也用兵故託己設其義也



不敢為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

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也。閉門守城為退也。

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

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

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

為貴作  
不以示  
人

外懷王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不與人爭貴也。不言而善應

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自來。緝

然而善謀緝，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

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

知畏之。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

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刻教民去利欲。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



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其君上稅食下太多

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者以其君上

多欲好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為人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活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是

以輕死故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為者爵祿不干於

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而不責於

人但執刻契信不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無德

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

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使

民重死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而不遠徙政

不煩則民安其業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

不遠遷離其常處也無怨惡甘其食蔬食

不好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於天下安其居好文飾之屋

不漁食美其衣美其惡衣安其居好文飾之屋

百姓也不貴五色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為人已

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

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

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鵬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誓一曰天一曰地

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

本書人

上有權字

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

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

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

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者以賢聖為本賢

聖者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五至為本故北面

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

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

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噫暗叱則徒隸人至矣故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主與役處

噫暗叱  
作樂嗟  
苦咄  
交作友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

無靜字

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麋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



脉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罔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本註罔作闕

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理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

本書無殷字

異作其



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己

而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一聞人齊物也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

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

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

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

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

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

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

能盡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

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賴作煩



皆天理也

晉國前當有說符二字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也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少作先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

以擿奸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

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于作羊  
文作公  
終作公  
幾作夷

卷之三十四  
桀淖於干辛推哆殷紂淖於崇侯惡來厲王淖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淖於傅公幾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淖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淖於管仲晉文公淖於咎犯楚莊淖於孫叔吳闔廬淖於伍員越勾踐淖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淖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淖於張柳朔中行寅淖於籍秦吳夫差淖於宰嚭知伯瑤淖於智國中山尚淖於魏義宋康淖於唐鞅此六君者

所淖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淖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淖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



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  
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  
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  
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  
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  
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  
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息作德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  
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  
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  
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  
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  
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  
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



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

倣作反

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使上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使

墨子曰以下出

辭過篇

潤下有濕字

使上作便於生



使身作  
便於身

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焚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溫清，故作

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



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

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荔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餒饉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



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無固字

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



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可

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



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



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  
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

正作政

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毆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下曰上有必字



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豈以爲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豕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文樂明也豈不難哉



